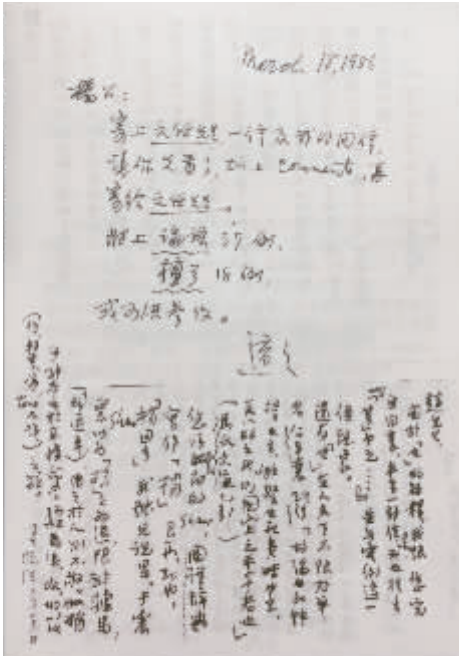




陆军特训班是美国被迫加入二战后美国政府在大学开办的训练专门人才的项目。图中为哈佛大学陆军特训班中文班主讲教授赵元任、左一为杨联陞。



1956 年,胡适、杨联陞论学书信。有时他们也会请赵元任等人参加意见。

◀（上接 8 版）

的。回来后不到一年,柯立夫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开始担任汉语课的助教。1942年5月1日,柯立夫递交了以《1362年的汉蒙碑文研究》(A Sino – 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为题的博士论文(后来发表在《哈佛东方学报》1949年6月第一期上)。可见他上交的论文并不是在北平时给叶理绥信中曾提到的《松漠纪闻》,因为他离开北平时,把收集的大多材料装成了五箱运往美国,一路辗转,经日本海运往美国,其中三箱顺利运到了康桥,但另外两箱遗失多时,直至1946年10月才在神户失而复得。不过庆幸的是他随身携带着汉蒙碑文材料,因此并没有耽搁他完成博士论文的进度。杨联陞在10月10日的日记里写到:“午后与柯立夫谈,知彼之《松漠纪闻》译稿失而复得,甚可喜。”

1942年5月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上,叶理绥对柯立夫的学业和博士论文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弗兰西斯·W.柯立夫通过了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答辩。他递交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元朝的蒙古碑文,相当出色。过去一年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柯立夫也是一位深得学生喜欢的好老师。他精通汉文、蒙文、藏文和梵文,是一位非常独特、富有潜力的学者。柯立夫先生在国外留学足有五年,现年30。为了能使他留校任教,远东系已投票决定向学社推荐,聘任他为助教,任期为五年。”时值太平洋战争,叶理绥特意指出,如柯立夫应征入伍,现定的五年聘任期便于他退役后即可返校任教。柯立夫的学业和教职的进展实在不能再顺利了。他6

月初才参加了毕业典礼,而到6月29日已经被正式聘为远东系的助理教授!

正如叶理绥预计的,柯立夫刚教了一学期的中文就应征入伍。1943年初,柯立夫加入美国海军,被派往远东,服务于驻中国北方的美国海军。这段时间里他和方志彤(Archilles Fang)和赫夫(Elizabeth Huff)交往频繁。他们在1940年就已 在北平认识,而且柯立夫把方志彤介绍给赫夫作她的汉语老师。这一学友的联系一直延续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1947年,方志彤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参加一个汉英字典项目,后来一直留在哈佛任教。而赫夫也在柯立夫和魏鲁南(James R. Ware)的指导下,完

成了博士论文。柯立夫在北平结识的汉学圈子再一次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扩大了。

第二次来到中国时,柯立夫服务于驻扎在天津的美国海军之时,他也担任汉印研究所的代理主任,继续整理钢和泰遗留在北平的资料。上次在京求学时,柯立夫就已经开始收藏古籍,采购一系列善本书,其中包括拉萨版的《大藏经》,满文和蒙文史料。再次来到北平,他继续为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收集了不少珍贵的藏书,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日本战败后退出天津时,柯立夫说服侨居天津的日本人为汉和图书馆捐书,之后由哈佛燕京学社支付运费运往康桥,一下子为图书馆收集到5000多册日文

书籍。他自己也收集了不少满文和蒙文的珍本典籍。对哈佛燕京学社这段时间在北平收集古书的活动,谢兴尧在其《书林逸话》中就琉璃厂书店在1940年代的销路时写到:“时购买力最强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书店,皆购寄美国,年各约数十万元。……由近三四年来,燕京大学及哈佛(燕京)社因时会关系,挟其经费力,颇买的不少佳品。于是珍品秘籍,多浮海而去,言之令人浩叹。”在北平六年,柯立夫确实为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增添了不少善本藏书。

1946年7月,柯立夫退役后,按原计划回到了哈佛,继续在远东系担任原定的助理教授一职。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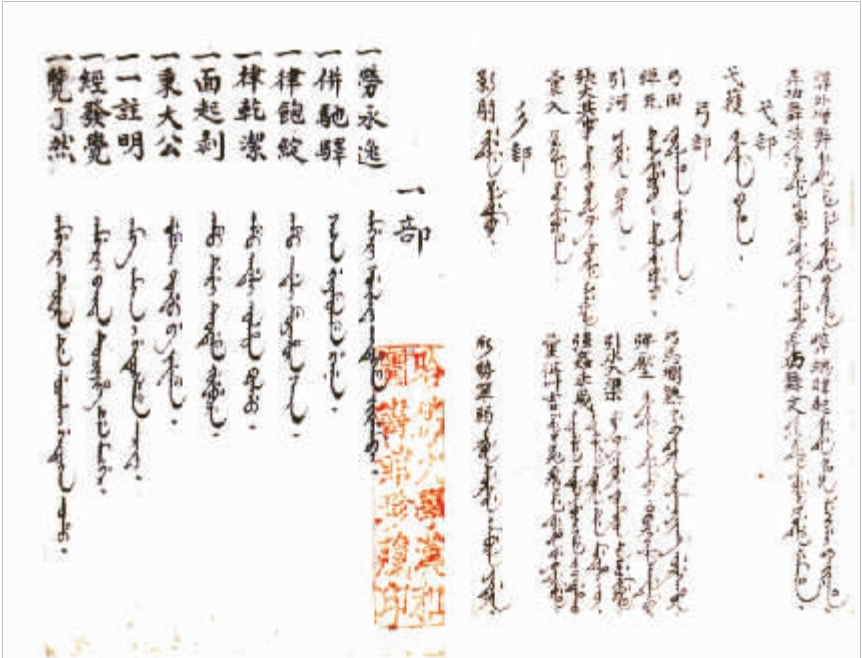
杨联陞毕业于清华,而清华大学在清末民国年间通过庚子赔款项目为优秀的中国学生留美提供了机会,但是和胡适、赵元任和梅贻琦等那批考取清华庚子赔款来美留学的优秀生比,杨联陞走的并不是官费留学的渠道。正如他在1977年写的《自传》里所说:“贾德纳是我最好的西友,也是我能来美国的大恩人。要说我的英文,在清华做学生时成绩只在乙丙之间,做梦也没有过考取留美公费生的妄想。”杨联陞自己也称之为“偶然而又偶然的会”。这大概也就是何炳棣在清华校庆时介绍杨联陞提到的“由于特殊私人机缘”来美留学。学识和运气,两者实在是缺一不可。认识贾德纳是杨联陞求学的转折点。此后,他不仅学有所用,并且得以赴美留学。贾德纳慧眼相识,杨联陞直言“贾公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而且

“1941年4月春假,贾公命游纽约、华盛顿等处,见学界老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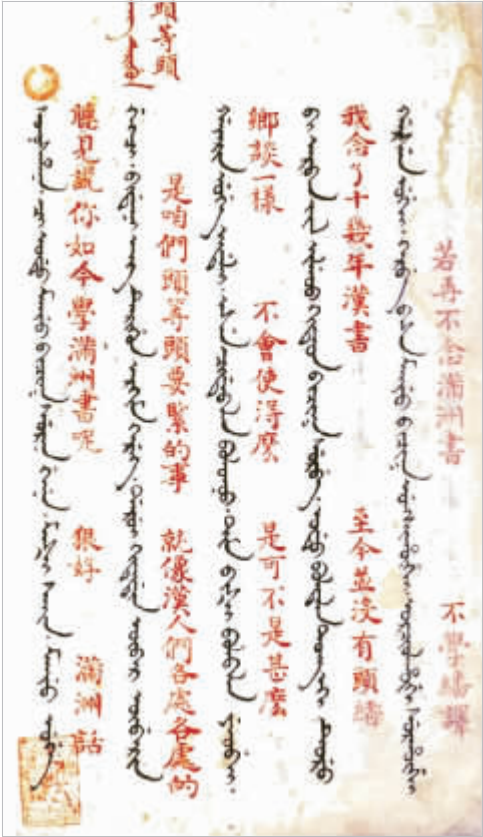
杨联陞来到哈佛的第一个夏季,就忙着“帮友人柯立夫(蒙文专家)授北京话”。他一边继续帮助贾德纳做研究,一边入学哈佛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第一年的旅费和生活费均由贾德纳承担。杨联陞完成硕士学位后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从1942年秋季进入远东系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珍珠港事变之后,杨联陞为赵元任主持的哈佛陆军特训项目教汉文文法,任教一年三个月之后又到耶鲁短期执教。那时,杨联陞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协助赵元任课。

在哈佛求学期间,杨联陞不仅在学业上得到贾德纳的指教,而且生活上也一直得到贾德纳夫妇的关照,吃住都在离哈佛园不远的康桥柏克莱街上的贾德纳的寓所(杨联陞总是称之为“贾府”)。杨联陞日记里对此有不少记录,其中1945年2月10日的一段日记给后人留下当时康桥汉学家聚集的一幕盛况。那天晚上,贾德纳请伯希和、胡适之、赵元任、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P. Blake)、叶理绥、魏瑞、张晓峰、裘开明、周一良、张福运和杨联陞等来他家就晚餐。“席上谈及火药,伯(希和)以为中国最古所用似bomb,炮实外国发明。又论佛教之外,惟摩尼教深入民间(吃菜事魔),其他宗教莫能及也。……又言‘作损’之‘损’字是阿拉伯文译音。”晚餐客人散后,杨联陞和贾德纳两人单独谈到凌晨两点,贾德纳提议他应计划做

(下转 10 版) ➡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公文成语》和《上谕成语》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初学指南》